

MENG XING ZHI HOU

梦醒之后

薛维昆 著

盗窃公款企图与情夫潜逃、共圆美梦的少妇余晓芳，来到与情夫会合的地点。情夫为独吞赃款，一棍打来，欲置她于死地。千钧一发之际，义犬救主，化险为夷。这生与死、血与火的历程，重塑了她新的灵魂。浪女回头是春天。她把一颗火热的爱心，献给那些不幸致残的青年男女……

华 文 出 版 社

梦醒之后

薛维昆 著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梦醒之后/薛维昆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1999. 1
ISBN 7-5075-0815-3

I. 梦… II. 薛…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9093 号

华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邮编 100800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电话 (010) 63096781 (010) 66063891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京丰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 印张 310 千字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4.00 元

序

这是一部重在表现我国市场经济改革大潮中残疾人生活的小说。全书有两条主要发展线索。一是以面善心毒的伪慈善家王眸为头开办的江湖县市内结构调剂总公司，如何在经商中坑蒙拐骗，胡作非为，最后财空人亡的毁灭过程；一是弃恶从善的余晓芳带领广大残疾人因陋就简，白手起家，创办自强皮件厂的创业历程。小说以这两个人物、两家单位的明争暗斗构织成主要情节，以江湖县为中心，南联广州，东涉温州，描绘了一幅当代小城镇市场经济生活的广阔画卷，展现了一幕幕正与邪、善与恶、灵与肉的血淋淋的交锋和殊死搏斗，揭露、鞭挞了王眸、柳刀运之流妄图靠坑蒙拐骗来发财发迹的卑鄙伎俩和丑恶灵魂，讴歌、赞美了余晓芳和广大残疾人艰苦奋斗、勤劳致富的创业精神和高尚品德。同时，也向广大读者提出了一个值得警醒的问题：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进程中，尽快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大力加强公检法机关的执法力度，以切实保障合法的经济活动，有效地遏制经济活动中不法之徒钻法律空子的犯罪行为，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刻不容缓而又任重道远的艰巨工作。该书也生动地昭

示出，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的伟大方略，推广普及全民法制教育，努力提高广大群众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和创业成果的自觉性和水平，是一项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世纪工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小说浓墨重彩地描写了当代残疾人面对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如何不甘落后、奋发创业、立志成才的火热生活，塑造了残疾人建功立业的群体形象，尽情地颂扬了他们身残志坚的不屈精神和多才多艺的创造活力，以及追求实现“残疾人是真正完人”的崇高理想。从这个角度和层面上说，《梦醒之后》在表现当代残疾人的生活方面，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价值和精神魅力！对丰富当代文学创作的题材内容，作了不可忽视的探索。

作者薛维昆是一位残疾人，他家境清贫，个人生活困顿，但仍好学不倦，虽右臂伤残，仍笔耕不辍，努力实现自己的文学梦想。他在不少热心人的帮助和扶持下，相继发表了中短篇小说和散文。凭着丰富、真实的生活体验，又终于创作出了这部描写残疾人的长篇小说。初稿近七十万字，最后提炼改定为现在的三十万字左右。他付出了平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和劳作。虽然这部小说几易其稿，但由于作者思想和文化水平等方面的局限性，作品中仍有不少遗憾之处，尤其是艺术表现能力尚有待进一步提高和突破。然而我们高兴地看到，这部小说在艺术手法上，既有白描勾勒、还原生活原貌的现实主义冷峻笔法，也有饱蘸激情、爱憎分明的心理剖示。全书故事情节生动，叙事明快，语言流畅，不少地方运用南方城镇方言，生动地点

染出了浓郁的地方生活情调。这都表明，作者具有一定的艺术创作功底，在长篇小说创作方面，已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因此，我们期望这位残疾人作者，今后不断提高思想和艺术水平，丰富现实生活，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有关残疾人题材的作品，让世人一睹当代中国残疾人的风采。

吴修书 张宏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八日 于北京

(一)

汽车到站时，邵亚军借着车窗外的路灯看手表，时值深夜十二点一刻。他在这长途卧铺车上呆了十八个小时。多么漫长的十八小时！现在终于到家了。他心里有说不出的轻松和愉快：从此可以和亲爱的晓芳长相厮守永不分离了！

邵亚军下车南行五十米，抛开被路灯照得通亮的马路，拐向乌江河畔的“情人小道”。情人小道是一条二米宽的水泥污水沟，沟上盖着一长溜水泥预制板。沟南是花草亭台假山长椅的“路边公园”，沟北是波光星影的乌江河，是江湖县城里唯一的风景点。这人工风景点中的石板成了年轻人最喜欢散步的小道，故被称为“情人小道”。

邵亚军连续躲过两对晃晃悠悠半依半抱的人影之后，干脆离开情人小道，进了公园，在那曲折的小径上七弯八拐地朝东走。这四月的星夜太美好，这星夜的公园太迷人，所以深更半夜了还有人。邵亚军看不清那些水泥长椅上、大树下的人是躺着还是坐着，只是每在暗影处就有私语声。他也未曾留心这悄声低语。他呼吸着夜风中浓浓的潮气，心里想着他亲爱的晓芳，想着她美丽的身段，醉人的笑容，明亮的眼睛和对他甜美的吻……

尽管他行李很沉，尽管他左腿一瘸一瘸地走得吃力、缓慢，但是心情非常愉快。带领新兵训练时，他为了抢救一个新兵，被手榴弹炸断了脚筋。他是功臣。他怀里揣着部队发的立功证书。他深信晓芳见了他的立功证书定会激动异常。他边走边想象晓芳将迎接他的第一个动作必是惊喜地扑向他的怀抱或吊着他的脖子让他搂抱让他亲吻，相互狂吻……

邵亚军不准备给晓芳打电话了，因为他在六个月前回来结婚后，她

就离开了父母，独自住在县饮食服务公司分的新房里，那是一个不再怕受干扰，可以尽情亲热的套房。

邵亚军不坐三轮车，是想步行着看看这令他在军营里常常浮想联翩的公园，特别是那把令他深深怀念的水泥条椅——他在入伍前经常与晓芳幽会时坐的那把条椅。那条椅常常把余晓芳带进他美丽的梦中，他每每一想起余晓芳就自然“看见”那条椅子。

邵亚军扛着行李，借着公园那边路灯的朦胧亮光朝前跛着，心里也在回想他和晓芳曾在那条椅上交谈若干次的情景。好多话还深刻在他的心壁上。比如他有一次抱着她问：“假如我上战场牺牲了你怎么办？”她说：“现在不会打仗。”他问：“万一搞军事训练时炸死了呢？”她说：“我天天为你烧香，一辈子不嫁人。”他又问：“万一炸不死只炸成残疾怎么办？”她说：“我伺候你一辈子。”……

突然，邵亚军站定了，盯着那把令他熟悉的条椅，不，是一个熟悉的女中音拖住了他的脚步。那女的说：“你想我了，随时都可以去找我。”

她是谁？声音这么熟？

邵亚军不及思索，又出现了一个陌生的男中音：“你不是说他马上就要复员吗？”

复员？谁复员？邵亚军立刻发现那两个声音来自那把条椅上，两个人正相互紧搂着。就在他前面五步远的地方。肯定是谈情说爱的？邵亚军这样想着，欲向前走。那女的又说话了：“等他一回来，我就提出离婚。他上次来信说手榴弹炸断了脚筋，瘸脚跛腿的，我跟他怎么过？”

这句话有如晴天霹雳，一下把邵亚军的心震惊了。他已经听出那声音就是余晓芳了。假如晓芳此刻不是将脸埋在那男人的臂弯里，声音有点变调；假如他不记得初次占有她时她还是处女的动人情景；假如他以前每次回来探亲她不是守在家里哪里也未去，他此刻肯定会毫不疑惑地冲上去。可是他此刻深深疑惑着，他们才结婚六个多月呀，她怎会突然变了呢？不可能！那一定是另外一个女人，世上相同声音的人该有多少！可是她们说的那个“复员”军人怎么与他的情况如此相

似？难道真的是她？

那男的又说：“离婚肯定离不脱，因为你怀了他的种。”

“是的。已有六个多月了。我和你才接触三个多月……”

“怎么只三个多月？”

“当然只三个多月，就是那次打麻将，你赢了六千多元，我输了三千多元的那个晚上开始，——他假如不同意离，我就天天吵，吵得他愿意离为止。”

“去家里不方便，就去外面。其实不离也一样。”

“不一样，我和他睡在一起，肯定会感到难受。”

此刻，邵亚军已不再疑惑，那女人确实是他日夜思念的妻子余晓芳！那男人竟是商业局副局长杨米！

邵亚军不知何故仍然没有冲上去。他像傻了痴了一般在他们身后伫立着，浑身颤抖着。他捏着拳头咬牙切齿地听那男人说：

“不能离，离了有关部门要找麻烦怎么办？”

邵亚军只觉得有只无形的黑手掐住了他粗壮的咽喉，直感到呼吸困难、血气上涌，一股要杀人的阳刚之勇在他周身血管膨胀着、涌奔着，但是，未及行动，突然一声轰响将他吓一跳，那是他几乎忘了的行李从肩上滚下地来的声音。

那对男女也被吓得猛然而起，扭头一看身后五步远处站着一个人，便不约而同拔腿跑开，余晓芳还“呀——”地惊叫了一声。

邵亚军追了几步，他的左脚突然一阵钻心疼痛行走不得。其实，他伤愈三个多月来，从未痛过了。此刻，不是伤痛而是心痛。那是内伤。伤痛使他一阵晕眩。那骇然的残疾意识陡然在他心头强烈起来。

邵亚军未能追上那对男女，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手牵手逃脱了。

这一晚，邵亚军没有回去，他无家可归了。他那刚刚筑起半年的幸福窝巢突然崩溃瓦解了，那窝巢旧址成了深陷的黑窟，里面盛满了耻辱的浊流，汹涌激荡，四下漫延。那是一股毁灭性极强的有毒浊流，粘上了，就会烧灼人的心脾、啃噬人的神智。邵亚军强忍着心壁被噬咬的痛楚，不敢回去。他也不敢回父母那儿。他想不出该怎样回答老

人的追问，他怕伤了他们的心。他就在那把水泥条椅上坐着，石雕木刻一般，像在聆听着什么。有一对情侣下半夜回去时从他身旁走过，见了他那副神情就悄悄议论：“可能是个痴呆症，”“不，他有行李，可能是个外来的流浪汉。”“流浪汉怎么会那样呆坐着一动不动呢？”

谁也不知道邵亚军那一晚经历了怎样的精神炼狱，他自己也无法描述那一夜他忍受了怎样的痛苦熬煎。在“离婚”、“沉默”的十字路口他艰难地徘徊着，仿佛被命运之神抛进一条万丈深渊。

邵亚军以前听说过：婚姻是一种残酷的羁绊，随着成家日久，过去清新静意的精神境界将会被层出不穷的烦恼搅乱。他此刻倒宁愿相信婚姻可能是一个巧妙的笑面杀手。

令人为难的是：若是离婚，明天就可去办理离婚手续。但是他不能。他的家庭——哥哥前年死了妻子；妹妹又因丈夫嗜赌成性正在闹离婚；弟弟因为自命清高，好高骛远，至今还是独身。想想这一家兄妹都成了鳏夫寡女，想想年迈的父母因此焦虑终日，想想那些只会拿别人的不幸当笑料的街坊邻居会说他们兄妹都是婚后“回笼”，说邵家是“鳏寡院”，寒心阵阵。

“就算作一次牺牲吧。为这个家庭作一次牺牲。”邵亚军这样想着就决定继续向前了。不是说初恋是人生最好的纪念吗？有过纯真初恋的人，以后不论何时何地，初恋的情结都会在记忆中蜜汁般地涌现，闪烁发光，当生活中遇到意外或痛苦时，会成为一剂最美妙的安抚良药。

邵亚军相信自己是余晓芳的初恋情人，杨米的介入不过是乘虚而入，用花言巧语诱她上钩。这种恋情当然是虚浮的、飘忽的，一时冲动。因为，女人不论有几次婚史，最终都会觉得永远是初恋的好。睡在她旁边的男人不论是谁，她都会自觉而不自觉地想起初恋人，甚至会常常作比较，觉得这也是初恋的好，那也是初恋的好。

第二天，邵亚军去县复员军人安置办公室报到了。被分配到县饮食服务公司。他想：如有机会一定设法调出这个单位。

(二)

一晃五年过去了。邵亚军始终在做着调出饮食服务公司的梦。

这期间，他也有收获，这就是，他终于从一个普通职工熬成了总经理。

妻子余晓芳却越来越放荡，酒吧进，舞厅出，打牌成瘾，常常昼夜不归。

这天下午，邵亚军从办公室出来，无意识地望着西天，还深沉地舒了一口长气，像要卸落心头什么重荷。三月的夕阳被鳞次栉比的楼房遮没了，西天绯红如少女的羞脸。他无意去观赏这美丽天象，急匆匆，一步一瘸地朝万利巷菜市走去。他刚走两步，突然发现，妻子余晓芳正站在门房旁与人说着话，涂得鲜红的船形嘴唇很醒目，蛋形粉脸被红大衣衬得格外白嫩。她明明是面向这边的，一瞅到他的影子，却突兀地扭过身去，那美丽的蛋脸在突兀一扭的瞬间透出多少鄙弃和恨意。这，只有作为丈夫的他方能确切地领略。她恨什么？怨恨他每晚下班后不能像别人一样直奔家去；恨他不能像别人每天清晨去买新鲜菜；非要挨到晚上才去买贱价的“扫脚货”；恨他不能像别人一样潇洒地坐三轮，叫的士，而是跛足当车；恨他不能像别人的丈夫陪着妻子跳舞搓麻将；恨他……

见了余晓芳鄙弃的目光，如果是另外任何一个男人都不可能忍受，邵亚军却忍受了。“只当她是我梦中之妻，现实中与我八不相干吧！”这就是他的精神支柱。他已习惯了。贫穷和残疾，使邵亚军的腰板一天一天的萎缩不振。

邵亚军稍稍愣了一下，又继续朝前走。街上游虫一般的自行车、三轮车、摩托车……流水般将他瘦小的身影很快淹没。

他的确很穷。父母都是县肉联厂的职工，那厂子如今已被春潮般活跃的市场溶解了。单位甚至连退休金也发不出。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没水小河干。单位垮台了，年迈的父母除了一腔往事的记忆外，便

一无所有。他们如今只得靠卖早点谋生。俗话说有怎样的父母就有怎样的命运，物质上得不到父母支持，一切靠自己，相比之下就会显得明显不如人。两手空空从部队复员回来的邵亚军，结婚、生崽，都是自筹资金，与那些窝由父母筑，饭由父母做的同龄人相比，自有天壤之别。

邵亚军是伤残军人，给他住的房子是饮食服务公司最好的，那也只不过一套两室一厅，仅仅五十来平米的二层楼单元房，却也被职工们眼红地叫“经理楼”。他家里的炊具、桌凳、床柜什么都有，一台黑白电视机，一个单缸洗衣机，但却没有冰箱空调之类。房子也没有装潢，水泥地板，仿瓷涂料墙壁，天花板的预制构件间隙清晰可见。虽说很穷，但他有个四岁的儿子。在外表看来，人们所希望的最小限度的幸福他都具备，但从实际去看，他并不具备幸福条件。他只不过有个“配偶”，有个儿子。他就是在为了这种有配偶、有儿子的日子在忍气吞声地奋斗着、挣扎着。好在父母心痛他，把他儿子邵卓接去了，连生活费，幼儿园的学费都没有要他出，使他减轻了不少负担。

当然，邵亚军对未来抱有希望。他希望妻子能珍惜这个家，能爱他。他把这一希望寄托在自己的仕途开发上。

邵亚军现在终于当上了总经理。有人说：这是他暗中做了狡猾手脚。

有人说这是别人给他设的一个圈套。

邵亚军买了一袋子贱价的白菜、莴苣，气喘吁吁地从楼下跛上来，掏出钥匙，熟练地打开防盗门，一面往里走，准备接受妻子的质问。余晓芳经常对他尖声吼叫“怎么才回来？”“饭怎么还不做好？”“我的裙子放哪儿了？”

邵亚军一推门就感到家里有了种异样的气氛。他听到厨房里有涮锅声。是哪来的涮锅声？是谁会给他涮锅？他脑海里一下子涌现许多人：妈妈？岳母？小姨子？妹妹？他连想也没有想到会是余晓芳。紧接着，他发现客厅的茶几上放着许多令他陌生的东西；五条红塔山香

烟，四瓶茅台酒。天！这是谁的？怎么回事？该不会有人给我行贿？谁会给我送礼物？我凭什么受人这些礼物？这些至少也值三千多元的东西呀！邵亚军惊吓得像拾得一头会下金牛娃的金母牛一般。

他突然愣住了。

接着，他又否定了。公司里欠着内外债，租赁门面的不论是内部职工还是外来客户，都用不着花这大的本钱来求他。目前需要与他产生关系的不外乎是租房。不论是谁，租房者送不送礼都不能少交房租款。

邵亚军探头一瞅卧房，突然，他发现床上躺着一个人，那人双手枕头，面朝天花板，双脚落地横躺着。他是谁？邵亚军欲去厨房问妻子，那人却突然坐起来，声音厚沉地叫道：“亚军表弟！你好吗？”说着就上前来握手。王眸的左右手上各带两只奇大的金戒指，手腕上的手表一看就知道是金货。

邵亚军愣愣地朝那人上下打量一番，突然一声讶叫：“哟！这不是眸哥吗！你怎么突然……噫！怎么几年不见，就变得我不敢相认了？”

王眸的确变得与从前大不一样了。虽说还是那样天生的胖，还是那种没法修饰的土包子气，但他那笔挺的毛料西装，那价值近千元的高级领带，那光洁漂亮的水獭皮鞋，那有三个“8”字的两枚戒指，使邵亚军一看就自惭形秽。

“我去广州办了几年公司，不变点样子，哪有脸回来！哈……”王眸得意地笑着说。

“那你肯定发了大财？”邵亚军惊讶得忘了是在自己家里，久久地站在那儿。

“当然，我不想发财，又何必辞掉教师工作呢！”他曾是个民办教师，因“转正”无望才外出从商的。

这时候，余晓芳从里面出来了。她笑得像个天使，穿得像个新娘，语气温柔如梦地问邵亚军：“菜呢？你买的什么菜？”

“呀！我只买了白菜、莴苣。”

“这怎么行！这么点鬼菜！来了稀客……”

“我又不知道来了客。”

“快去买嘛，买鸡、买鱼、买……”余晓芳显得特别的高兴和激动，边说边掏钱包。菜钱她是每天一支，她的原则是管钱不管事。邵亚军的工资每次都要一分不剩地被她揣起来。她打牌输得精光也没关系。指派丈夫买米买煤时就得一分一角的算，仿佛不是开支，而是对他的施舍，仿佛邵亚军是为接受她的支派而活着。

两个男人的目光不约而同地受到这女人的钳制。王眸是在欣赏她的漂亮；她刚才明明是穿着红旗袍，怎么趁他去床上躺了几分钟，就换成绿旗袍？好像还重新施了脂粉。金丝绒的旗袍，在她线条清晰的身上罩着，确有一种浑然天成的艺术效果，十分耐看，一米六一的个头和那不长不短的披肩发，修长的双腿露出半截几乎长在身上的肉色丝袜在旗袍里闪现，小巧精美的高跟红皮鞋，都与这旗袍是绝好的搭配物。或者说，旗袍是她身上不可或缺的点缀品。走南闯北的王眸虽然不少见到美女，此刻还是被这个女人震住了。也许是他此刻有一种明显的优越感，眼睛也就很放肆地朝她凝视着。心想：这是个爱风流的女人！果然如杨米所说是个在家称王称霸，在外逗惹苍蝇的女人！

邵亚军是在琢磨她的态度，因为他突然记起她说过见到乡下亲戚就头痛的话。眸哥也是乡下人嘛。他们结婚以来，王眸仅仅来过两次，第一次是辞掉民办教师工作去广州时，顺便来过，因为他那次是空手，穿的也是一件低档的灰夹克，她就说看不得他那土包子相，吃饭时，她还借故出去了。今天……他突然发现她手指上有一枚前所未有过的大戒指，金晃晃的引人注目。“这、这是哪儿来的？”邵亚军大瞪着双眼问道。

余晓芳越发亲切地笑着说：“是眸哥刚才送给我的。”

“呀！这怎么行！这怎么行！”邵亚军急得跳起来。

“小意思”，王眸连忙说：“亲戚嘛，我发了点财，给你们带点小礼物还不应该？”

“你究竟发了多少财？”邵亚军话一出口又后悔了，知道这话不该

问。但不知何故就是忍不住要问。

王眸却答非所问：“算了，菜也别再买了，待会我请你们到外面去吃。多年不见，就在一起说说话吧。”说着掏出两张百元大票递给余晓芳：“劳驾你去订饭吧大妹子。”

贪财的余晓芳见钱眼亮，伸手欲接。邵亚军连忙拦住：“这哪行，既然是亲戚，就该在家里吃饭才能体现一点亲戚的情份。”说着就朝余晓芳严肃地使眼色。他一定是觉得王眸反宾为主对他是一种羞辱，强烈的尊严意识逼出了他那点长期隐而未露的丈夫威严。

余晓芳惊愕得奇速地缩回了手。服从丈夫，照眼色行事，在她还是第一次。也不能完全服从，而是采取折中办法——掏钱让酒店老板送饭到家来吃。她其实更不愿在家做饭，那太耽误时间。杨米已经约她晚上去搓麻将的，她要早点去，图个吉兆，赢个痛快！

余晓芳正要出去订饭，王眸一句话将她拦住了。他说：“不用了。以后吃饭的机会多得很哩。我主要是想来看看你们。这样吧，我和军弟出去转一转，聊一聊。”

“那好吧，到外面去吃一点也行。”邵亚军说着就领头下楼梯。

余晓芳也想去。刚刚走出门，正要反手锁门时，电话却响了。她于是一趔身进门，拿起了电话。这电话本来就是她未与丈夫商量，自作主张安装的。那是为了便于随时与牌友舞友情人的联系才安装的，那次她赢了二千多元，刚好装了部电话。

电话里果然是杨米的声音，他说今晚改变计划不打麻将，要她在家等着，他马上就过来。

余晓芳耽心丈夫听到她打电话，只对着话筒嗯嗯呀呀地应了一阵就放下了。

于是她站在窗口，目送王眸与丈夫并肩走出院子。

王眸的公司不在广州。他在江北县开了个店铺，专事诈骗。江北县离江湖县本来只有一江之隔，一百多里路。他经常回江湖，也从未想到来看看表弟邵亚军。今天突然来访，目的是与杨米联手实施一个阴谋！这是一个非常恶毒的阴谋！

这时西天的余晖已完全消失，巷道里淡灰的天空预示着暗夜将临。

利生巷深处有个叫“划得来”的酒馆，房子不怎么样，但里面很清爽。王眸走到门口，朝里探头一瞅，就和邵亚军进去选了个临窗的位置，叫了几个菜，边喝边聊，首先是王眸一会广州一会深圳的瞎侃着，吹嘘那些一夜之间成了亿万富翁的奇闻，宣扬有钱就有势，无钱屁不值的逻辑。整个的，只有他在说，邵亚军插不上嘴。在王眸眼里，五年时光中，表弟已完全变样了，五年前的表弟，年轻英俊，团头方脸，热情活泼，两眼总是扑闪着感人的青春气息，对人微笑，仿佛是他面部神经的习惯。笑时总是展现那一口整齐白亮的牙齿。那光洁均匀的牙齿使任何女人，即使是嫉恨他的男人，也会触目心动。可是如今，那象征英俊年轻的牙齿，却变成了黄色，仿佛被一个有钱的老翁用这口黄牙换走了他的玉牙。眼神也变得失神混浊。眼皮仿佛被什么吊着或被什么撑着，眨动困难且多皱发黑，给人一种深深的疲惫和重压，眼眶也沉重地下陷着。饱满白净的脸上如今黑黄难分，且消瘦骨凸，胡子拉碴。那又稀又黄的胡须看上去至少有十天没刮了。如果干脆蓄成络腮胡也不失为一种豪放或潇洒。可是那胡子实在太稀，根本不能成形，既不好蓄八字胡也蓄不成络腮胡，纯属一张乞丐面孔。穿的也是那身洗得发白了、并且在衣袖上、裤脚上补了好多处疤的旧军装。他才三十一岁呀！

有人说：他哪里有点经理的形象？这哪像余晓芳的丈夫？他就不怕自己与她不般配吗？

也有人说：他有什么办法，公司每月才发给两百多元的生活费，维持基本生活还不够呢？既是有点剩余的钱，全给余晓芳拿去潇洒还不够。多亏他父母帮他带儿子。

还有人说：邵亚军也肯定想改变自己，但是，余晓芳将他改造成了这个样子，如果他再想改变，就是反抗，就是背叛。他只能认命，天天在她的喝斥下扫地、做饭、洗衣、拖地板整理床铺、收拾碗碟、买米、买煤、买菜……他是妻子的保姆，是生活的奴隶。

“唉，你这些年是怎么过的？”王眸朝邵亚军打量着，不免感到一

阵真诚的悲哀。

回答是一丝苦笑：“就这么过。儿子有五岁了，还放在爸妈那儿不敢接过来，怕她吵架呀。”

“你是不是过得很寂寞？”

“还好。因为我有一个狗朋友。它叫听响。”

“就是你喂的那条灰毛狼狗？呵！那可真是一条狼狗！”

“两年前，我一个战友听说我很寂寞，就从部队捎来了这条训练得半大的军犬！”邵亚军满目都是得意之色，仿佛有人在夸他的儿子。

“天！这么大一条狗，防盗还可以。”王眸由衷地说。

“我防什么盗？我这样的穷家小户，小偷是不会上门的。”

“那你喂着它狩猎？”

“也不打猎，我的腿不方便，家务也多，哪有时间去狩猎。狩猎是一种享受，只有消闲阶级才有资格享受。”

“那你喂它干什么？”

“不为什么。只是我从小喜欢狗，与人相比，狗是最可靠的朋友。”

“你就是想和它做朋友才喂它的？”

“对。我孤独寂寞的时候，我空虚苦恼的时候，就带着它出去走一走或搂着它在僻静处坐一会，心绪就平静了。”

接下来的谈话就是问和答。主题是：邵亚军致残转业的抚恤金和现在的工作待遇及单位效益。

王眸故意不问邵亚军如何民选夺魁当上经理的，以免暴露自己与杨米的关系。

邵亚军也有所顾虑只字不提受杨米提拔。

就这样谈着吹着，问题出了不少，酒菜添了不少。时间在悄悄的流逝，通亮的灯光使人看不见窗外的夜色。话题慢慢又转到邵亚军的公司。他当饮食服务公司总经理是徒有虚名。经理的意义和价值是建立在资金雄厚的基础上。他现在管着的饮食服务公司在十年前就受到第三产业严重冲击，从不景气到完全瘫痪了。饮食服务公司下设的旅社、饭馆、理发店、照相馆、浴池等买卖，现在几乎全停了，还有一